

蕭繼宗著

孟浩然詩說

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

蕭繼宗著

孟浩然詩說

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

中華民國五十八年十二月初版

孟浩然詩說 一冊

定價新台幣貳拾肆元正

著者 蕭繼宗

發行者 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

印刷所及
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
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三十七號

登記證：內版臺業字第〇一三號

版權所有
翻印必究

再版題記

孟浩然詩說梓行後之六年，初版書既悉售。讀者不復能得之坊間，遂轉而求之著者，而異邦俊士，專治中國文學者，需索尤繁。篋中所藏，分贈行盡，苦無以厭其望。

今年夏，乃授權商務印書館爲之再版。因就原書，是正譌漏，復檢它本，重加校覈，比較短長，微有增易。其餘未盡之處，大抵文字小有異同，而取裁終以拙見爲勝，故不復一一毛舉，徒亂心目。

惟集中「除夜」一詩，全唐詩亦列爲崔塗所作；而浩然足跡，實未涉巴蜀，自爲塗作無疑。又拙按并及卷一「入峽寄弟」詩，則所論「入峽」一首，非浩然之作，尤可證信矣。初版載事忽遽，致有未安，輒爲補正於是。

孟浩然詩說序

唐詩李杜而外，論者必推王孟。惟孟詩散佚，無復全編。天寶初，王士元始爲裒輯殘遺，已不及元製之半；韋滔繕進秘府，亦止微有增益。顧後世刊本，浮溢殊甚，馮虛審訂，厥業滋難。世之論孟詩者多矣，而深中肯綮者，殆莫過於殷璠。璠之言曰：「文采丰茸，經緯緜密」，寥寥八字，可云精愜。自餘諸家，各操衡度，以意短長。如劉辰翁、李夢陽輩，率取片言，便施評隲，初未嘗鉤理全文，良非定論。至王世懋謂其洮洮易盡，不出五言，窺豹未全，文何由蔚？抱殘定讞，誣古人矣。暇日披尋，偶有所獲，輒爲逐一詮論，遂成是編。方今詩道日新，操觚之士，矜奇逐詭，流波所屆，至於險恠成風。其尤甚者，即作者亦不能自解，使讀前賢之作，或將廢然而反也。民紀四十九年十月十日湘鄉蕭繼宗序於東海大學寓齋

孟浩然集序

宣城王士源撰

孟浩然，字浩然，襄陽人也。骨貌淑清，風神散朗。救患釋紛，以立義表；灌蔬藝竹，以全高尚。交游之中，通脫傾蓋，機警無匿。學不爲儒，務掇菁藻；文不按古，匠心獨妙。五言詩天下稱其盡美矣。閒游秘書，秋月新霽，諸英華賦詩作會，浩然句曰：「微雲淡河漢，疏雨滴梧桐」。舉坐嗟其清絕，咸閣筆不復爲繼。丞相范陽張九齡九齡廬作說、侍御史京兆王維、尚書侍郎河東裴朮、范陽盧僊、大理評事河東裴總、華陰太守鄭愔之、守河南獨孤策，率與浩然爲忘形之交。山南採訪使本郡守昌黎韓朝宗謂浩然閒代清律，真諸周行，必詠穆如之頌，因入秦與偕行，先揚于朝，與期約日引調。及期，浩然會寮友，文酒講好甚適。或曰：「子與韓公預諾而怠之，無乃不可乎？」浩然叱曰：「僕已飲矣。身行樂耳，遑恤其他！」遂畢席不赴，由是閒罷。既而，浩然亦不之悔也——其好樂忘名如此。士源源題作元四庫提要云源字益傳寫異文佗時嘗筆讀之曰：「導漾挺靈，實生楚英。浩然清發，亦其自名」。開元二十八年，王昌齡游襄陽——時浩然疾疹發背，且愈——相得歡甚。浪情宴謔，食鮮一作疾動，終於治城南園，年五十有二。子曰儀甫。浩然文不爲仕，佇興而作，故或遲；行不爲飾，動以求真，故似誕；游不爲利，期以放性，故常貧；名不繼於選部，聚不盈於擔石，雖屢空不給，而自若也。士源幼好名山，行年十八，首事陵山。踐止恒嶽，咨求通玄丈人。又過蘇門，問道隱者元知運。太行採藥，經王屋小有洞太白。習隱訣終南，修亢倉子九篇。天寶四載徂夏，詔書徵謁京邑，與冢臣八座討論，山林之士膺至，始知浩然物故。嗟哉！未祿於代，史不必書，安可哲踪妙韻，從此而絕？故詳問文者，隨述所論。美行嘉聞，十不紀一。浩然凡所屬綴，就輒毀棄，無復編錄，常自歎爲文不逮意也。流落既多，篇章散逸。鄉里購採，不有其半。數求四方，往往而獲。既無他事，爲之傳次。遂使

海內衣冠搢紳，經襄陽思觀其文，蓋有不備見而去，惜哉！今集其詩二百一十八四庫提要依舊本八字作七首，分爲四卷。詩或缺逸未成，而製思清美。及他人酬贈，咸錄次而不棄耳。

重序

宜城王士源者，藻思清遠，深鑒文理。常游山水，不在人間。著亢倉子數篇，傳之於代。余久在集賢，常與諸學士命此子不可得見。天寶中，忽獲浩然文集，乃士源爲之序傳。詞理卓絕，吟諷忘疲。書寫不一，紙墨薄弱。昔虞坂之上，逸駕與驚駘俱疲；吳篋之中，孤桐與樵蘇共爨。遇伯樂與伯喈，遂騰聲於千古。此詩若不遇王君，乃數十張故紙耳。然則王君之清鑒，豈減孫蔡而已哉！余今繕寫，增其條目，復貴士源之清才，敢述於卷首。謹將此本，送上秘府。庶久而不泯，傳芳無窮。天寶九載正月初三日，特進太常卿禮儀使集賢院修撰上柱國沛國郡開國公韋瓘敘。

唐書孟浩然傳

孟浩然，隱鹿門，以詩自適。年四十，來游京師。應進士，不第，還襄陽。張九齡鎮荊州，署爲從事，與之唱和，不達而卒。

新唐書孟浩然傳

孟浩然，字浩然，襄州襄陽人。少好節義，喜振人患難。隱鹿門山，年四十，乃游京師。嘗於大學賦詩，一座嗟伏，無敢抗。張九齡、王維雅稱道之。維私邀入內署，俄而玄宗至，浩然匿牀下，維以實對。帝喜曰：「朕聞其人而未見也，何懼而匿？」詔浩然出。帝問其詩，浩然再拜，自誦所爲，至「不才明主棄」之句，帝曰：「卿不求仕，而朕未嘗棄卿，奈何誣我？」因放還。採訪使韓朝宗約浩然偕至京師，欲薦諸朝。會故人至，劇飲，歡甚。或曰：「君與韓公有期。」浩然叱曰：「業已飲，違恤佗！」卒不赴。朝宗怒，辭行。浩然不悔也。張九齡爲荊州，辟置於府，府罷，開元末，病疽背卒。後樊澤爲節度使時，浩然墓庫壞，符載以牋叩澤曰：「故處士孟浩然，文質傑美，殞落歲久，門裔陵遲，丘隴頽沒。永懷若人，行路慨然。前公欲更築大墓，闔州搢紳，聞風竦動，而今外迫軍旅，內勞賓客，牽耗歲時，或有未遑。誠令好事者乘而有之，負公志矣！」澤乃更爲刻碑鳳林山南，封寵其墓。初，王維過郢州，畫浩然像于刺史亭，因曰「浩然亭」。咸通中，刺史鄭誠謂賢者名不可斥，更署曰「孟亭」。

孟浩然傳

蕭繼宗纂

六

孟浩然，字浩然，襄州襄陽人。

王士元序及新唐書文苑傳並以爲字。

其先世出鄒魯，雅尚儒素。

書懷貽京邑故人詩云：「惟先自鄒魯，家世重儒風。」蓋以爲子與氏之後，故以浩然爲名。

家貧，

書懷詩云：「甘脆朝不足，簞瓢夕屢空」。杜甫遣興云：「吾憐孟浩然，飯褐即長夜」。劉晉虛詩：

「昨來聞更貧」。

嘗事耕稼。

潤南園即事貽皎上人詩云：「敝廬在郭外，素業唯田園」。又仲夏歸南園寄京邑舊游詩：「歸來冒炎暑，耕稼不及春。」

體貌修俊，

宋葛立方韻語陽秋云：「余在毗陵見孫潤夫家有王維畫孟浩然像，絹素敗爛，丹青已渝。維題其上云：『維嘗見孟公吟曰：『日暮馬行疾，城荒人住稀』。又吟云：『挂席數千里，名山都未逢。泊舟潯陽郭，始見香爐峯。』余因美其風調，至所舍，圖于素軸。』又有太子文學陸羽鴻漸序云：『昔周王得駿馬，山谷之人，獻馬八匹；葉公好假龍，庭下見真龍一頭；顏太師好異典，郭山人閑贈金匱文；李洪曹好古篆，莫居士贈玉筍字。此四者得非氣合？不召而至焉。中國生舊任杞王府曹，任廣州司馬。金陵崔中，字子向，家有古今圖畫一百餘軸，其石上蕃僧、巖中二隱，西方無量壽佛，天下第一；余有

王右丞畫襄陽孟公馬上吟詩圖，並其記，此亦謂之一絕，故贈焉，以裨中國生畫府之闕。唐貞元□年正月二十有一日。」誌之後有本朝張洎題識云：「癸未歲，余爲尚書郎，在京師。客有好事者，浚儀橋逆旅見王右丞襄陽圖，尋訪之，已爲他人取去。他日，有吳僧楚南挈圖而至，問其所來，即浚儀橋之本也。雖繡軸塵古，尚可窺覽。觀右丞筆跡，窮極神妙。襄陽之狀；頎而長，峭而瘦。衣白袍，幘帽重戴，乘款段馬。一童總角，提書笈、負琴而從。風儀落落，凜然如生。復觀陸文學題記，詞翰奇絕。金匱文——前史遺事；中國生——彼何人斯？按孟君當開元天寶之際，詩名藉甚。一游長安，右丞傾蓋延譽。或云：右丞見其勝己，不能薦於天子，因坎河而終。故襄陽別右丞詩云：「當路誰相假？知音世所希！」乃其事也。余頃在金陵，亦曾見一圖，蓋傳寫之本，所題詩後，有水落魚梁淺；天寒夢澤深之句。今真本即無，故事存焉以遺來者。孟冬十有一日南譙張洎題。」洎夫謂此畫是維親筆無疑。余謂曰：「此俗工搨本也。張洎謂襄陽之狀，頎而長，峭而瘦，今所繪乃一矮肥俗子爾！徐觀其題識，三箇字皆一體，魯魚之誤尤多，信非維筆。」洎夫然之，因以題識書於此。

風神散朗。

據王序。

少好節義，重交游，喜振人患難。

見新唐書。王序亦稱其「救患釋紛，以立義表。」又家園臥疾畢太祝曜見尋詩：「平生重交結」。又送朱大入秦及醉後贈馬四諸詩，亦見任俠。

與弟洗然並擅文翰，篤于友愛。

洗然弟竹亭詩：「逸氣假毫翰，清風在竹林」。又送洗然弟進士舉及入峽寄弟諸詩，並見友恭。浩然行六，王維有送孟六歸襄陽詩，劉昫虛有寄江滔求孟六遺文詩，並作「六」。惟張子容有送孟八浩然

歸襄陽詩，恐係誤刻。

浩然尤力學，工爲詞賦。

南歸阻雪詩云：「少年弄文墨，屬意在章句。」入峽寄弟詩云：「讀書常閉門」。又書懷貽京邑故人詩：「晝夜常自強，詞賦亦頗工」。又田家作云：「誰能爲楊雄，一薦甘泉賦？」是浩然實以詞賦自負，然所作失傳。

年三十，以親老思祿養，苦無徵薦。

據王序浩然卒於開元二十八年，年五十二，是浩然生於則天皇帝載初元年。至三十，已在玄宗開元初矣。其秦中苦雨思歸贈袁左丞賀侍郎詩云：「爲學三十載，閉門江漢陰」。又田家作云：「粵余任推遷，三十猶未遇」。又仲夏歸南園詩云：「孝思侍老親」。又書懷詩云：「慈親向羸老」，又云：「捧檄懷毛公」。又自潯陽泛舟詩云：「魏闕心常在，金門詔不忘」。

旋應省試，赴進士舉，不第。

丹陽集稱省試題爲騏驎長鳴，浩然有「逐逐懷良馭，蕭蕭顧樂鳴」之句。舊唐書稱年四十應舉，不第。

居長安經歲，根根不自得。

浩然以秋冬赴京，集中有赴京途中遇雪詩，當作於是時。又題長安主人壁詩云：「我來如昨日，庭樹忽鳴蟬，促織驚寒女；秋風感長年。授衣當九月，無褐寬誰憐？」

歸行至洛陽，居久之，困頓益甚。

南歸阻雪詩云：「我行滯宛許，日夕望京豫」。是去都南歸，已在冬日。又云：「十上恥還家，徘徊守歸路」。是未即還襄陽，至洛而止。又李氏園臥疾詩：「伏枕嗟公幹，歸山羨子平。年年白社客，

空滯洛陽城」。

乃去而之越，

洛下送奚三還揚州詩云：「余亦離家久，南歸恨不同。音書若有問，江上會相逢」。蓋以還家爲恥，決爲吳越之行。集中有送從弟邕下第後尋會稽詩，大抵當日士人，應舉不第，中懷鬱邑，輒復遠游耳。又自洛之越詩云：「連連三十載，書劍兩無成。山水尋吳越，風塵厭洛京。扁舟泛湖海，長揖謝公卿。且樂杯中酒，誰論世上名？」未始非解嘲語耳。

由臨渙、譙縣，

集中有臨渙裴明府席遇張十一房六、及適越留別譙縣張主簿申屠少府二詩，當作於是時，但以後旅途所經，因詩多散佚，無從考實矣。

以達廣陵，所至輒交游賢俊。

集中有廣陵別薛八、宿揚子津寄潤州長山劉處士、及揚子津望京口諸詩。又李白有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詩，是浩然由洛之毫，仍歸江夏，始首途赴越也。故彭蠡湖中望廬山詩云：「淮海途將半，星霜歲欲窮」，即將至廣陵途中之作。至宿桐廬江寄廣陵舊游詩所稱「建德非吾土，廣陵憶舊游」，則再游會稽時追憶之語耳。

尋渡江，游京口，

集中有早春潤州送弟還鄉時，時從弟邕已由會稽歸，相值京口。又有登萬歲樓時，當作於此時。

至會稽，泛鏡湖，探禹穴。越歲，

集中有初下浙江舟中口號及濟江問同舟人詩，係初入越中時作。又經七里灘，耶溪泛舟諸詩，皆是時作，蓋猶未能忘情於仕進也。又久滯越中贈謝南池會稽賀少府詩亦云：「未能忘魏闕，空此滯秦稽」。

「又云：『聖主賢爲寶，君何隱遯棲？』可見此時心境。又云：『兩見夏雲起，再聞春鳥啼』，是滯越經歲也。

始泝江歸，

集中南還舟中寄袁太祝及泝江至武昌詩，皆歸途中作。

隱鹿門山。

據新唐書，他家所記亦同。集中游鹿門峴首之詩甚多，不復枚舉。

年四十，復游京師，

據新唐書，計時在玄宗開元十六年。

京師士大夫爲之傾蓋延譽。閒游秘省，秋月新霽，群彥聯詩，及浩然屬句，曰：「微雲澹河漢，疏雨滴梧桐」，舉座嗟其清絕，咸閣筆不復爲繼。

據王序。

丞相范陽張說、

王序作張九齡，按新唐書張九齡傳：「張九齡字子壽，韶州曲江人」。張說傳：「張說字道濟，或字說之，其先自范陽徙河南，更爲洛陽人。」四庫提要云：「若作張九齡，則籍隸嶺南，以曲江著號，安得署曰范陽？亦明人以意妄改也」。計敏夫唐詩紀事，亦有說薦浩然之說。按新唐書稱說於開元十七年，復爲右丞相，遷左丞相，於時亦合。

侍御史京兆王維、

王維與浩然交厚，並見各家記載。維集中有送孟六歸襄陽及哭孟浩然詩。浩然亦有留別王侍御維，及京還贈王維詩。

尙書侍郎河東裴、

集中有聞裴侍御肫自襄州司戶除豫州司戶因以投寄之作，詩末稱：「昔余臥林巷，載酒訪柴扉。松菊無君賞，鄉園嬾欲歸」。是浩然留京時，肫已蒙謫矣。

范陽盧僎、大理評事河東裴總、華陰太守鄭倩之、守河南獨孤策、率與浩然爲忘形之交。

並見王序。盧僎，吏部尙書從愿之從父也。自聞喜尉入爲學士。終吏部員外郎。全唐詩有詩十四首。時房瑄、崔宗之、閻防、綦毋潛、劉資虛、崔國輔輩皆名下士，亦爲之揚譽。散見集中諸詩。

顧爲有力者所沮，居歲餘，終無所遇。

秦中感秋詩云：「黃金燃桂盡，壯志逐年衰」。秦中苦雨詩云：「豈直昏墊苦；亦爲權勢沈」。又云：「謝公積憤懣，莊舄空謠吟」。又留別王維詩云：「寂寂竟何待？朝朝空自歸！」又云：「當路誰相假？知晉世所希！」其困阨可想。

一云玄宗召對，誦詩，不稱旨意，因便放還。

事見北夢瑣言及新唐書本傳，並有出入。「不才明主棄，多病故人疏」二語，蓋歸後之作，不當於召對時誦之，意其事不足深信也。

開元二十二年，初置十道採訪使，昌黎韓朝宗以襄州刺史兼山南東道。

據新唐書韓朝宗傳。

約浩然偕至京師，將薦諸朝。及期，浩然與故人劇飲，甚懼，竟畢席不赴，

據王序。

遂還襄陽。時荆襄爲天下重鎮，才彥貴游，冠蓋相屬。而浩然名日高，日與大吏長者，講論燕游；或自放於清谿幽壑之間，與巖穴隱人相唱答。

據集中諸作。

會監察御史周子諒援讖書勅牛仙客，干帝怒。張九齡坐舉非其人，貶荊州長史。

據新唐書張九齡傳。

九齡與浩然爲故交，

送丁大鳳進士赴舉呈張九齡詩云：「故人今在位，歧路莫遲回！」

辟爲從事。浩然從游南郡，脫略形跡，時有酬和。

據舊唐書。集中陪張丞相詩凡四首，其陪張丞相自松滋江東泊渚宮詩有云：「岸幘豈獨古？濯纓良在茲」。以桓溫喻九齡，而以謝奕自况，謂稍廢上下之禮。而史稱九齡在荊州，不戚戚嬰望，惟文史自娛，其相得可知也。

未幾，九齡移官，浩然亦去。

據新唐書張九齡傳。

迨二十六年，復往游會稽。

夜登孔伯昭南樓詩云：「山水會稽郡，詩書孔氏門。再來值秋杪，高閣夜無喧」。是浩然再游會稽，時在開元二十五年以後。

乃沿江下彭蠡，至牛渚，道宣州，浮錢唐而達山陰。

集中夜泊牛渚，夜泊宣城界、宿建德江、宿桐廬寄廣陵舊游、早發漁浦潭、及棹亭觀潮詩，皆作於此時。

冬，由海道訪天台，志慕真隱。

將適天台留別臨安李主簿：「羽人在丹丘，吾亦從此逝。」宿天台桐柏觀詩云：「海行信風帆，夕宿逗雲島」。又云：「願言解纜紱，從此去煩惱」。又歲暮海上作云：「昏見斗柄回，始知歲星改」。以故人張子容爲樂成尉，因游永嘉。

集中永嘉上浦館逢張八子容、歲除夜會樂成張少府宅、登江中孤嶼贈白雲先生王迴諸詩，皆是時作。明年春，自永嘉歸，復經山陰，沂江至洞庭，出江陵而還襄陽，遂不復出。

集中初年樂成館中臥疾懷歸、永嘉別張子容、宿永嘉江寄山陰崔國輔少府、江上寄山陰崔國輔少府、浙江西上留別裴劉二少府、下瀨石、曉入南山、夜渡湘水、宿武陵即事、武陵泛舟、歸至郢中作諸詩，多爲茲游記程之作，至還山贈湛禪師諸作，則所之既倦，思親佛法，以了餘年矣。

二十八年，故人王昌齡游襄陽——時浩然病疽，食鮮，疾甚，終於治城南園，年五十有二，葬於郡之鳳林山。

據王序。送王昌齡之嶺南詩云：「數年同筆硯，茲夕異衾裯」。是昌齡與浩然爲故交。食鮮，一作食鱗。

後樊澤爲節度使時，浩然墓庫壞，符載以牋啓澤，澤乃更爲刻碑，封寵其墓。初王維過郢州，畫浩然像于刺史亭，因曰「浩然亭」。咸通中，刺史鄭誠謂賢者名不可斥，更署曰「孟亭」。

見新唐書。

同郡皮日休爲之記。

唐皮日休文藪卷第七雜著郢州孟亭記略云「明皇世，章句之風，大得建安體。論者推李翰林、杜工部爲尤。介其間能不愧者，惟我鄉之孟先生也。先生之作，遇景入詠，不鉤奇抉異，令顛軀束人口者。涵涵然有干霄之興。若公輸氏，當巧而不巧者也。北齊蕭繹芙蓉露下落，楊柳月中疏；先生則有微雲淡河漢，疏雨滴梧桐。樂府美王融日霽沙嶼明，風動甘泉燭；先生則有氣蒸雲夢澤，波動岳陽城。謝朓之詩句，精者有露涵寒塘草，月映清淮流；先生則有荷風送香氣，竹露滴清響，此與古人爭勝於毫釐間也。」

浩然所爲詩文，輒多散逸，宜城王士元集其詩二百一十八首，今本已有譌濫。

四庫提要云：「士源序稱浩然卒於開元二十八年，年五十有二。凡所屬綴，就輒毀棄，無復編錄。鄉里購採，不有其半。數求四方，往往而獲。今集其詩二百一十七首，分爲四卷。此本（江蘇蔣曾瑩家藏本）四卷之數，雖與序合；而詩乃二百六十二首，較原本多四十五首；則後人竄入者多矣。士源序又稱詩或闕逸未成，而製思清美，及他人酬贈，咸次而不棄，而此本無不完之篇，亦無唱和之作，其非原本，尤有明徵；以今世所行，別無他本，姑仍其舊。」按士元集孟詩乃在天寶四載，越五年，韋迢繕進秘府，曾「增其條目」，韋本不傳，王書故紙，更無論已。

雖五言以外，篇什罕存；

集中多爲五言；僅七言古詩五首，七言律詩四首，七言絕句六首。

然就殘遺，挾其尤最，

五言詩中，仍多他家靡入；或有非浩然所作者在。大抵傳誦之篇，斷爲可信。